

青年叢書之一

王情錄

辛未春日
舒日

青年叢書之一

至情錄

全一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三版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八分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訂者 李圓淨居士

出版者 佛學書局代表沈彬翰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上海新大沽路口 電話三三七四三
愚園路一五四號 電話三五五二四

總發行所 上海佛學書局

分發行所 佛學書局分局

一、上海：麥特赫司脫路
二、上海：新民路國慶路口
三、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四、長沙：王泉街七十號
五、杭州：西湖龍翔橋
六、北平：東西南大街
七、福州：下南路二十四號

分銷處 各埠佛經流通處

至情錄

前編

共十題……………一至一八

中編

共三題……………一至三〇

後編

共十二題……………一至四〇

至情錄 前編

目	次
少年筆耕	
背影	
小學生的日記	
匡超人	
六千哩尋母	
爸爸的看護者	
回憶	
兩封信	
郭鐵山	
伊梵	

少年筆耕

敘利亞 (Giulio) 是小學五年生，年十二，是個黑髮白膚的小孩。他父親在鐵路作僱員，在敘利亞以下，還有着許多兒女，一家營着清苦的生計，還是拮据不堪。父親不以兒女爲累墜，一味愛着他們，對於敘利亞，百事依從，唯有對於學校課，卻毫不放鬆地督促他用功。這因爲想他快些畢業，得着較好

的位置，來幫助一家生計的緣故。

父親年已大了，並且因爲一向辛苦，面容更老。一家生計，全負在他肩，上他於日間鐵路工作以外，又從別處接了書件來鈔寫，每夜執筆伏案到很遲了纔睡。近來某雜誌社託他寫封寄雜誌給定戶的封條，用了大大的正楷字寫，每五百條寫費六角。這工作好像很辛苦，老人每於食桌上向自己家裏人叫苦：

『我眼睛似乎壞起來了。那個夜工，要把我的壽命縮短呢！』
有一天敘利亞向他父親說：『父親！我來替你寫罷。我也能寫得和你一樣地好呢。』

但是父親終不許可：『不要，你應該用你的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小時，我也不願奪了你的時間的。你雖有這樣的好意，但我決不願累你以後不要再說這話了。』

敘利亞素知道父親的性質，也不強請，只獨自在心裏想法。他每夜夜半聽見父親停止工作，回到臥室裏去。有好幾次，十二點鐘一敲過，立刻聽到椅

子的後拖的聲音，接着就是父親輕輕回臥室去的步聲。一天晚上，敘利亞等父親去睡了以後，起來悄悄地著好衣裳，躡着脚步走進父親寫字的房子裏，把洋燈點着。案上擺着空白的條紙和雜誌，定戶的名冊，敘利亞就執了筆，仿着父親的筆跡寫起來，心裏既歡喜又有些恐怕。寫了一會，條子漸漸積多，放了筆，把手搓一搓，提起精神再寫。一面動着筆微笑，一面又側了耳聽着動靜，怕被父親起來看見。寫到一百六十張，算起來值兩角錢了，方纔停止，把筆放在原處，息了燈，躡手躡腳地回到牀上去睡。

第二天午餐時，父親很高興。原來他父親是一些不覺着的。每夜只是機械地照簿謄寫，十二點鐘一敲就放了筆，早晨起來把條子數目一算罷了。那天父親真高興，拍着敘利亞的肩說：

『喂！敘利亞！你父親還着實未老哩！昨晚三小時裏面，工作要比平常多做三分之一。我的手還很自由，眼睛也還沒有花。』

敘利亞雖不說甚麼，心裏卻快活。他想：『父親不知道我在替他寫，卻自己以為還未老呢。好！以後就這樣去做罷。』

那夜到了十二時，敘利亞仍起來工作。這樣經過了好幾天，父親依然不會知道。只有一次，父親在食晚餐時說：『真是奇怪！近來燈油突然多費了。』敘利亞聽了暗笑，幸而父親不更說別的，此後他就每夜起來鈔寫。

敘利亞因為每夜起來，不覺漸漸睡眠不足，朝起覺着疲勞，晚間復習要打瞌睡。有一夜，敘利亞伏在案上睡熟了，那是他生後第一次的打盹。

『喂！用心！用心！做你的功夫！』父親拍着手叫說。敘利亞張開了眼，再去用功復習。可是第二夜，第三夜，又同樣打盹，愈弄愈不好。總是伏在書上睡熟，或早晨晏起，復習功課的時候，總是帶着倦容，好像對於功課很厭倦了似的。父親見這情形，屢次注意他，結果至於動氣，雖然他是一向不責罵小孩的。有一天早晨，父親對他說：

『敘利亞，你真對不起我！你和從前，不是變了樣子了嗎？當心！一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你知道嗎？』

敘利亞出世以來，第一次受着叱罵，很是難受。心裏想：『是的，那樣的事是不能長久做下去的，非停止不可。』

可是，這天晚餐的時候，父親很高興地說：『大家聽啊！這月比前月多賺六元四角錢呢。』又從食桌抽屜裏取出一袋果子來，說是買來慶祝一家的。小孩們都拍手歡樂，敘利亞也因此把心重新振作起來，元氣也恢復許多，心裏自語道：『吽呀！還是再接續做罷。日間多用點功，夜裏依舊工作罷。』父親又接着說：『六元四角哩！這雖很好，只有這孩子——』說着，指了敘利亞：『我實在覺得可厭！』敘利亞默然受着責備，忍住了要迸出來的眼淚，但心裏卻覺得歡喜。

從此以後，敘利亞仍是拚了命工作，可是，疲勞之上，更加疲勞，終於難以支持。這樣過了兩個月，父親仍是叱罵他，對他的臉色，更漸漸可怕起來。有一天，父親到學校去訪先生，和先生商量敘利亞的事。先生說：『是的，成績好是還好，因為他性質原是聰明的。但是，不及以前的熱心了，每日總是打着呵欠，似乎要想睡去，心不能集注在功課上。叫他作文，他祇是短短地寫了點，就算字體也草率了。他原是可以更好的。』

那夜父親喚敘利亞到他旁邊，用了比平常更嚴厲的態度對敘利亞說：

「敘利亞，你知道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地勞力着？你不知道嗎？我爲了你們，是在把命拚着呢！你竟甚麼都不想想，也不管你父母兄弟怎樣！」

「啊！並不請不要這樣說父親。」敘利亞嚙淚叫着說，「正要想把經過一切聲明。父親又來攔住他的話頭了。」

「你應知道家裏的境況。一家人要自刻苦努力纔可支持得住，這是你應該早已知道了的。我不是那樣努力做着加倍的工作嗎？本月我原以爲可從鐵路局得到二十元的獎金的，已預先派入用途，不料到了今天，纔知道那筆錢是無望的了。」

敘利亞聽了，把口頭要說的話重新抑住，自己心裏反覆着說：

「呸呀，不要說，還是始終隱瞞了，仍替父親幫忙罷。對父親不起的地方，從別一方來補報罷。校課原是非用功使他及格不可的，但最要緊的就是要幫助父親養活一家，略微減去父親的疲勞，是的，是的。」

又過了兩個月，兒子仍繼續着夜工作，日間疲勞不堪，父親依然見了他動怒。最可痛的是父親對於兒子漸漸冷淡，好像以爲此子太不忠實，是無甚

麼希望的了，不多向他說話，甚至不願看見他。敘利亞見這光景，心痛的了不得，父親背向了他的時候，他幾乎要從背後下拜。悲哀疲勞使他愈加衰弱，臉色愈蒼白，學業也似乎愈不勤勉了。他自己也知道非停止夜工作不可，每夜就睡的時候，常自己對自己說：『從今夜起，真是不再夜半起來了。』可是一到了十二點鐘，以前的決心，不覺忽然寬懈，好像如果睡着不起，就是避了自己的義務，把家裏的錢偷用了兩角的樣子。於是熬不住了，仍舊起來。他以爲父親總有一日會起來看見他。或者偶然在數紙的時候會發覺他的作爲的。到了那時，自己雖不聲明，父親自然會知道的罷。他這樣想了，仍繼續着夜夜的工作。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母親覺得敘利亞的臉色比平常更不好了，說：

『敘利亞！你不是不舒服嗎？』說着，又向着丈夫：

『敘利亞不知甚麼了，你看看他臉色的青——敘利亞！你甚麼了嗎？』說時現很憂愁的樣子。

父親把眼向敘利亞一瞟：『即使有病也是他自作自受，以前用功的時

候，並不如此的。」

『但是你這不是因爲他有病的緣故嗎？』母親說了，父親就這樣說：『我早已不管他了！』

敘利亞聽了心如刀割。父親竟不管他了！那個他偶一咳嗽就憂慮得了不得的父親！父親確實已不愛他，眼中已沒有他的人！『啊！父親！我沒有你的愛，是不能生活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如此說，我一一說了出來罷，不要再欺瞞你了。只要你再愛我，無論怎樣，我一定像從前樣地用功的。啊！這次真決心了！』

敘利亞的決心仍是徒然。那夜因了習慣的力，又自己起來了。起來以後，就想往幾月來工作的地方作最後的一行。進去點着了燈，見到桌上的空白紙條，覺得從此不寫，有些難過，就情不自禁地執了筆又開始寫了。忽然手動時把一冊書碰落到地，那時滿身的血液突然集注到心胸裏來。如果父親醒了如何！這原也不算甚麼惡行，發見了也不要緊自己，也本來屢次想聲明了的。但是，如果父親現在醒了，走了出來，被他看見了我，母親怎樣喫驚啊，並且

如果現在被父親發覺，父親對於自己這幾月來待我的情形，不知要怎樣懊悔慚愧啊！——心念千頭萬緒，一時疊起，弄得敘利亞震慄不安。他側着耳朵，抑了呼吸靜聽，覺並無甚麼響聲，一家都睡得靜靜的，這纔放了心，重新工作。門外有警察的皮靴聲，還有漸漸遠去的馬車蹄輪聲，過了一會，又有貨車『軋軋』地通過，自此以後，一切仍歸寂靜，祇時時聽到遠犬的吠聲罷了。敘利亞振着筆寫，筆尖的聲音『唧唧』地響到自己耳朵裏來。

其實，這時父親早已立在他的背後了。父親從書冊落地就驚醒，等待了好久，那貨車通過的聲音，把父親開門的聲音夾雜了。現在父親已進那室，他那白髮的頭，就俯在敘利亞小黑頭的上，面，看着那鋼筆頭的運動。父親忽然把從前一切的事都恍然了，胸中充滿了無限的懊悔和慈愛，只是釘住樣地立在那里不動。

敘利亞忽然覺得有人用了震抖着的兩腕抱他的頭，不覺突然『呀！』地叫了起來。及聽出了他父親的啜泣聲，叫着說：

『父親原恕我原恕我！』

父親嚙了淚吻着他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恕我！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我真對不起了你了！快來！』

說着，抱了他兒子到母親牀前，將他兒子交給母親腕上：

『快吻這愛子！可憐他三個月來，竟睡也不睡，爲一家人勞動！我還只管那樣地責罵他！』

母親抱住了愛子，幾乎說不出話來：

『寶寶快去睡！』又向着父親：『請你陪了他去！』

父親從母親懷裏抱起敘利亞，領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他睡倒了，替他整好枕子，蓋上棉被。

敘利亞好幾次地說：

『父親謝謝你！你快去睡！我已經很好了。請快去睡罷！』

可是父親仍伏在牀旁，等他兒子睡熟，攜了兒子的手說：

『睡熟睡熟寶寶！』

敘利亞因爲疲勞已極，就睡去了。數月以來，至今纔得安眠，夢魂爲之一

快。醒來朝日已高，忽然發見牀沿近自己胸部的地方，橫着父親白髮的頭。原來父親那夜就是這樣過了的，他將額貼近了兒子的胸，還是在那裏熟睡哩。

——轉載愛的教育——

顯愛日堂

明方孝孺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衰親雪滿顛，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汝鞭，（羲和是御日之神）高堂一日如千年！

爸爸的看護者

正當三月中旬，春雨絲絲的一個早晨，有一鄉下少年滿身沾透了泥水，一手抱了替換用的衣包，到了耐普爾斯市某著名的病院門口。把一封信遞給管門的，說要會他新近入院的父親。少年生着圓臉孔，面色青黑，眼中好像

在沈思着甚麼，厚厚的兩脣間，露出雪白的牙齒。他父親去年離了本國到法蘭西去做工，前日歸到意大利，在耐普爾斯登陸後，忽然患病，遂進了這病院，一面寫信給他的妻，告訴她自己已經回國，及因病入院的事。妻得信後雖很耽心，但因有一子正在病着，還有着乳下的小兒，不能分身，不得已叫長子到耐普爾斯來探望父親——家裏都稱爲爸爸——少年是天明動身，步行了三十里的長途，纔到了這哩的。

管門的把信大略瞥了一眼，就叫了一個看護婦來，託她領了少年進去。

『你父親叫甚麼名氏？』看護婦問。

少年恐病人已有了變故，一壁暗地焦急狐疑，一壁震慄着說出他父親的姓名來。

看護婦一時記不起他所說的姓氏，再問：

『是從外國回來的老年職工嗎？』

『是的，職工呢原是職工，老是未十分老的，新近才從外國回來哩。』少年說時越加耽心。

『幾時入院的？』

『五日以前。』少年看了信上的日期說。

看護婦暫時記憶了一會，突然好像記起了的樣子，說：『是了，是了，在第四號病室中一直那面的牀位裏。』

『病得很利害嗎？怎樣？』少年焦急了問。

看護婦目注視着少年，不回答他，但說：『跟了我來！』

少年跟着看護婦上了樓梯，到了長廊盡處一間很大的病室裏，其中病牀分左右二排列着。『請進來。』看護婦說。少年鼓着勇氣進去，但見左右的病人都青了臉，骨瘦如柴地臥着。有的閉着眼，有的向上凝視，又有小孩似地在那裏哭泣的。薄暗的室中，充滿了藥氣，兩個看護婦拿了瓶匆忙地東西循環走着。

到了室的一隅，看護婦立住在病牀的前面，扯開了牀幕，說：『就是這裏。』少年哭了出來，急把衣包放下，將臉靠近病人的肩頭，一手去握那露出在被外的手。病人只是不動。

少年起立了，看着病人的狀態，又哭泣起來。這時，病人忽然把眼張開，注視着少年，似乎有些知覺了，可是仍不開口。病人很瘦，看去幾乎已認不出是他的父親，不是，髮也白了，鬚鬚也長了，臉孔腫脹而青黑，好像皮膚要破裂似的。眼睛縮小了，嘴唇也加厚了，差不多全不像父親平日的像子，只有面孔的輪廓和眉間，還似乎有些像父親。呼吸已只有微微的一點。少年叫說：

「爸爸！爸爸！是我呢，不知道嗎？是西西洛（Cicco）呢！母親自己不能來，叫我來迎接你的。請你向我看，你不知道嗎？說句話給我聽聽啊！」

病人對少年看了一會，又把眼閉攏了。

「爸爸！爸爸！你甚麼了？我就是你兒子西西洛啊！」

病人仍不動，只是苦苦地呼吸着。少年哭泣着，把椅子拉了攏去坐着等待。眼睛牢牢地注視他父親。他想：「醫生想快來了，那時就可知道詳情罷。」一面又獨自悲哀地沈思，想起父親種種的事體來。去年送他下船，在船上分別的光景，他說賺了錢回來，全家一向很歡樂地等待着的情形，接到病信後的母親的悲愁，以及父親死去的狀態等，都一一想起。父親死後，母親穿了喪